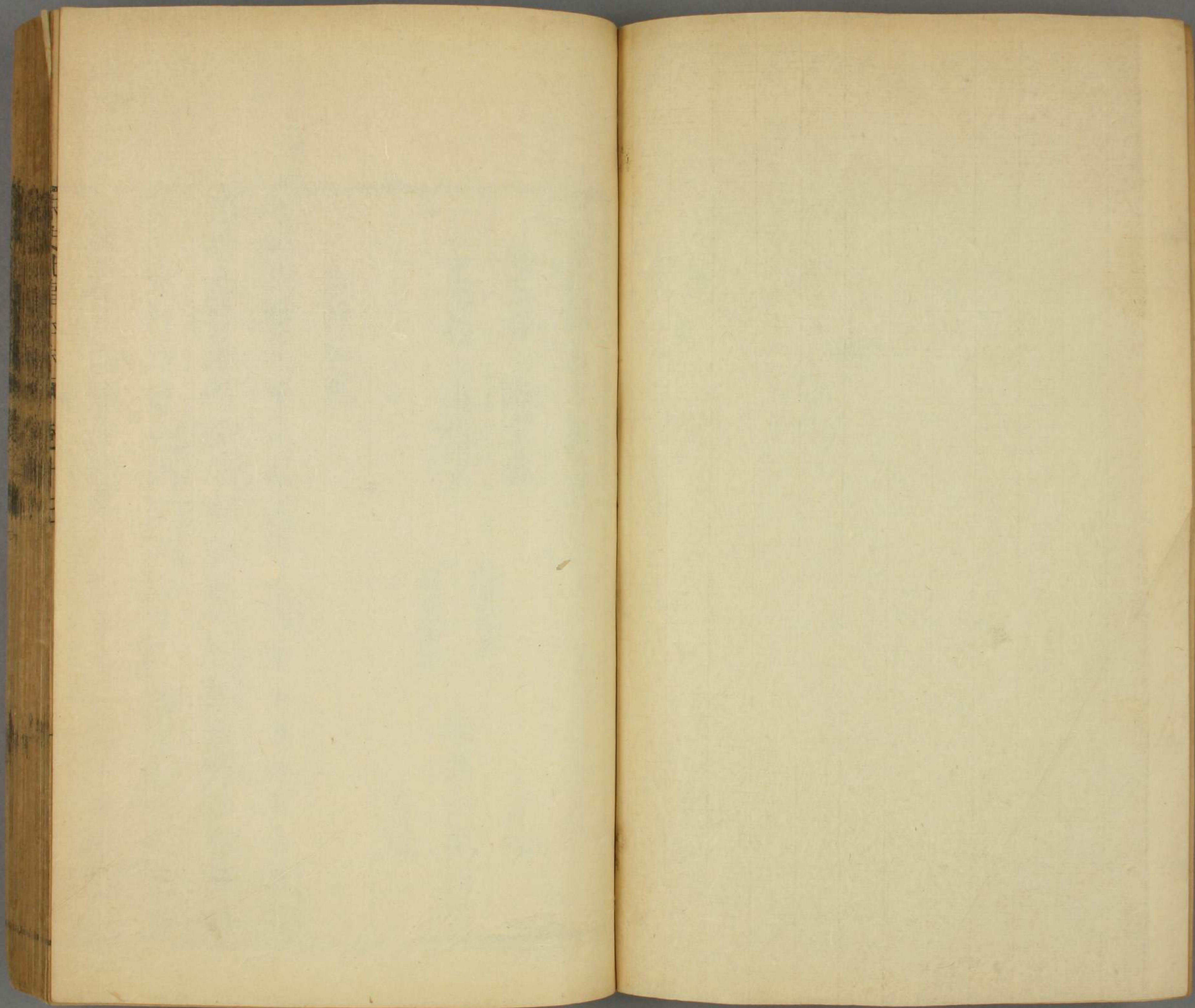




伊  
271  
2

伊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所錄文  
有拘那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契丹和戰

契丹主賢請  
通好

太祖開寶八年三月契丹主賢命其涿州刺史耶律

琮貽書知雄州孫全興請通好全興以聞帝命答書

許之契丹乃使克沙骨慎思來結成復遣人告北漢

以通好于宋無妄侵伐秋七月遣閣門使郝崇信

契丹  
271  
2

契丹遣使會葬太祖辛仲甫報謝不辱命

太常丞呂端使契丹報聘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耶律敞會葬太祖山陵尋遣辛仲甫報謝之契丹主問曰聞中朝有党進者真驍將如進之比凡幾人仲甫曰名將甚多如進鷹犬之材何可勝數契丹主欲留之仲甫曰信以成命義不可留有死而已契丹主知其不可奪厚禮遣還帝曰仲甫遠使絕域可謂不辱君命更得數人如此朕何患也

太宗伐北漢契丹和好中

絕

崔翰替帝取幽薊

契丹劉宇等多以城降

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自是和好中絕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置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易帝意決五月庚子遂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契丹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兵千人守之戊辰次涿州判官劉厚德亦以城降庚午進次幽州城南契丹將耶律奚底軍於城北帝率眾擊走之壬申命宋渥崔彥進劉遇孟玄誥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

耶律沙戰敗  
於高粱河適  
休哥斜軫兵  
至帝遂大敗

府事契丹將多降。秋七月契丹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備禦。不能支。城中大懼。契丹遣耶律休哥救燕。癸未帝督諸軍與契丹將耶律沙大戰於高粱河。沙敗。將遁。休哥兵適至。與耶律斜軫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甲申帝引師南還。休哥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以石守信劉遇從征。失律貶之。乙巳帝至自范陽。九月丙午契丹寇鎮州。都鈐

劉廷翰等大  
破契丹韓匡  
嗣遁走

轄劉廷翰等合擊。大破之。是時契丹遣南京留守韓匡嗣與耶律沙耶律休哥侵鎮州。報圍燕之役。軍於滿城西。方陣。官軍詐降。匡嗣欲納之。休哥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劉廷翰陣於前。崔彥進潛師躡其後。李漢瓊崔翰趙延進兵繼至。合擊之。契丹軍大潰。追至遂城西。大敗之。斬首萬三百級。獲三將。馬萬匹。匡嗣棄旗鼓遁去。獨休哥整兵而退。五年三月契丹兵十萬寇鴈門。代州刺史楊業領麾

楊業大敗契丹兵殺蕭咄李時號楊無敵

下數百騎自西陁出至鴈門北口南向擊之契丹兵大敗殺其駙馬侍中蕭咄李白是契丹畏業每望見旌旗即引去業本北漢節度使劉繼業為漢主繼元扞太原城東南面每殺傷王師及繼元降繼業猶據城苦戰帝素聞其勇欲招致之令中使諭繼元俾招繼業繼元遣親信往繼業乃北面再拜大慟釋甲來見帝慰撫之復姓楊氏止各業拜代州刺史時以業善戰號楊無敵冬十月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官軍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官軍大

李昉止帝伐幽州

張齊賢諫取幽薊

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己酉帝自將禦契丹戊午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復伐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以劉遇曹翰為幽州部署遂還京時廷臣多迎帝意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運為勞臣愚以為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粟典吏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於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為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

心未固。嵐憲忻代。未有軍。若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馭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

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尺寸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陛下以德懷遠。以惠勤民。內治旣成。遠人之歸。可立而待也。帝嘉納之。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左衽。二則中國之險移於夷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

休哥戰勝善讓

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可取之機耳。契丹主還國以耶律休哥為于越。于越契丹至貴之職也。休哥智畧宏遠。善料敵。每戰勝。讓功諸將。故士卒樂為之用。

帝約渤海高麗伐契丹皆不應

六年春正月癸卯置平塞靜戎二軍。辛亥易州破契丹數千眾。復改靜戎軍為安靜軍。秋七月遣使如渤海。渤海本高麗別種。契丹嘗取其扶餘城為東丹府。時帝將大舉伐契丹。遣使賜其王詔書。令發兵以應。約滅遼之日。幽薊土宇復歸中朝。朔漠之外。悉與

渤海竟無至者。帝後復遣使如高麗。諭令發兵。西會高麗亦不能應。

契丹主賢卒遺詔立隆緒

七年九月契丹主賢幸雲州。至焦山。有疾。命韓德讓耶律斜軫受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卒。隆緒小字文殊奴。生十二年矣。既嗣位。諡賢曰孝成皇帝。廟號景宗。尊母蕭氏為太后。專國事。復國號曰大契丹。改元統和。后以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宿衛兵。勃古哲總領山西諸州事。耶律休哥為南面行軍都統。雍熙三年春正月庚寅。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為都



帝聽賀令圖  
言遣曹彬等  
伐契丹

部署將兵伐契丹初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  
與其子知雄州賀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  
幸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信之於是以曹彬爲  
幽州道行營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爲西北道都  
部署杜彥圭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爲定州路都部署  
出飛狐潘美爲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  
門三月癸酉曹彬趨涿州遣先鋒將李繼隆破契  
丹兵取固安新城二縣進攻涿州克之殺其將賀斯  
虜兵復集米信獨以麾下三百人接戰被圍數重信

彬等敗契丹

持大刀大呼突圍而出會彬遣兵至遂敗契丹兵於  
新城東北丁丑田重進出飛狐南遇契丹兵擊破之  
契丹西南面招安使大鵬翼率衆來拒重進陣於東  
命部將荆嗣出其西乘暮薄崖以短兵接戰契丹兵  
投崖而下殺獲甚衆挑戰數日敵勢頗張時譚延美  
屯小沼嗣令延美列隊平川別遣二百人執白幟于  
道側嗣以所部疾驅往鬪契丹兵見旗幟綿亘疑大  
軍繼至欲遁去重進乘之契丹兵崩潰生擒大鵬翼  
飛狐靈丘皆降丁亥潘美自西陞入與契丹兵遇

田童進再破契丹

趙普請班師不聽

追至寰州破之刺史趙彥章以城降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亦舉城降遂轉攻應雲州皆克之夏四月己酉田童進戰飛狐北再破之殺其二將趙普上疏曰伏觀今春出師將以收復幽薊屢聞克捷深快輿情然晦朔薦更已及初夏尚稽克復屬在炎蒸飛輓甚煩戰鬪未息王師漸老吾民亦疲夙夜思之頗增疑慮戰者危事難保其萬全兵者凶器深戒于不戢前書有兵久生變之言此可以深慮也苟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臣又慮內地先

困邊境漸涼虜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於此際或誤指蹤伏望速詔班師無容玩寇不報五月

彬等乘勝速進違帝持重緩行之論遂敗於岐溝關

庚午曹彬引兵退與契丹耶律休哥戰於岐溝敗績初諸將陛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趨雲朔卿等以十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眾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每捷奏聞帝訝其進兵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眾晝則以精銳張其勢又設伏林莽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三  
以絕糧道。彬居涿旬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軍接。俟美盡畧山後地，會重進東下，合勢以取幽州。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捷，耻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哥聞之，以輕兵來薄，伺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軍士自救不暇，結方陣，塹地兩邊而行。時方炎暑，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士卒困乏，

糧又將盡，會契丹主隆緒與其太后自駝羅口將大兵，應援趨涿州。彬信復退，休哥因出兵躡之，戰於岐溝關。彬信敗走，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哥引精兵追及，溺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方瀕沙河而饜，聞休哥引兵復至，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爲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勳死之，休哥請乘勝畧地，至河爲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封休哥爲宋國王。丙子，帝召曹彬、米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

潘美敗於飛狐王侁等逼楊業進戰又失陳家谷口之約業遂被擒不屈死麾下百餘人皆從之

渾部族分置河東京西時契丹耶律斜軫將兵十萬至定安西賀令圖遇之敗績南奔斜軫追及戰於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攻蔚州令圖與潘美帥師往救與斜軫戰於飛狐又敗於是渾源應州將皆棄城走斜軫乘勝入寰州殺其守城吏卒千餘潘美既敗于飛狐副將楊業引兵護雲應寰朔吏民內徙時耶律斜軫已陷寰州兵勢甚盛楊業遇之欲領兵出大石路直入石碣谷以避其鋒護軍王侁等以為畏懦欲從鴈門北川中而往業不可侁曰君侯素號無敵今

逗撓不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乃引兵自石跌路趨朔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尚敢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强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侁帥麾下陣於谷口斜軫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撻覽伏兵於路業至斜

軫擁衆爲戰勢業麾幟而進斜軫佯敗伏兵四起斜軫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旣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無所見以爲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卽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卽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撫膺大慟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奚底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遇我

厚期討賊捍邊以報而反爲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旣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皆戰死無一生還者於是雲應朔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斜軫復陷其地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削美三任除旣名初議興兵獨與樞密院計中書不預聞及敗帝悔謂樞使張齊賢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七月庚午以曹彬等違詔失律各貶官有差初米信

曹彬等貶官  
獨李繼隆田

重進以不敗進職

張齊賢請行代州

劉廷讓等與休哥戰於君子館一軍盡沒賀令圖被執

軍潰獨李繼隆所部成列而還田重進亦全軍不敗  
詔以重進為馬步軍都虞候繼隆知定州丁亥以  
張齊賢知代州帝以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時  
齊賢以言事忤帝意因請行乃命與潘美同領緣邊  
兵馬十一月壬寅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  
下以耶律休哥為先鋒都統時劉廷讓帥師數萬並  
海而北與李敬源合兵將趨燕休哥聞之以兵扼要  
害逆戰於君子館天方盛寒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  
隆緒兵大至圍廷讓數重廷讓先分精兵屬李繼隆

為後援繼隆退保樂壽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  
騎脫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哥謀給賀令  
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重  
錦十兩及廷讓敗休哥宣言願見雄州賀使君令圖  
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  
哥據胡床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令  
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  
丹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  
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悔

齊賢大敗契丹

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蠲河北逋租給復三年令圖  
貪功生事輕而無謀初與其父懷浦首謀北伐一歲  
中父子皆敗且貽中國之害壬子契丹薄代州城  
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保壁自固張齊賢選廂軍二千  
出禦之誓衆感慨無不一當百契丹少却先是齊賢  
遣使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使爲契丹所執俄而美  
使至云師出至栢井得密詔云東路王師敗衄并之  
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時契丹兵塞川齊賢曰敵  
知美來而不知美退乃閉美使室中夜發兵二百人

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契丹  
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  
伏步卒二千於土鐙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穩  
撻烈哥官使蕭打里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筭  
四年春正月丙戌詔行營將士戰敗潰散並釋不問  
緣邊城堡備禦有勞者具以名聞錄死事文武官子  
孫蠲河北雍熙三年以前逋租敵所蹂踐者給復三  
年軍所過二年餘一年二月繕治河北諸州軍城  
隍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於河南北四十

李維清李昉  
等諫罷八丁  
取一丁

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  
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  
南之民罔知戰鬪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  
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郭守文破契  
丹

端拱元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攻涿州城破遂進攻  
長城士卒潰圍南走隆緒邀擊之殺獲畧盡 十一  
月契丹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陷之己丑郭守文破  
契丹于唐河 時北鄙騷動帝憂之訪羣臣以邊事  
右拾遺王禹偁獻禦戎十策大畧假漢事以明之漢

王禹偁獻禦  
戎十策

十二帝言賢明者文景也言昏亂者哀平也然文景  
之世軍臣單于最爲強盛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哀平  
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質稱臣邊烽罷警何  
耶蓋文景當軍臣強盛之時而外任人內修政使不  
能爲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呼韓衰弱之際雖外  
無良將內無賢臣而致其來朝者係於時也今國家  
之廣大不下漢契丹卽強盛至如撓邊侵塞豈有候  
騎至雍火照甘泉之事乎亦在乎外任人內修德耳  
臣愚以爲外則合兵勢而重將權下詔感勵邊人使



知取幽薊舊疆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  
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禁遊惰以厚民  
力帝深嘉之

二年春正月契丹陷易州遷其民于燕癸巳詔議北  
伐張洎言中國禦戎惟恃險阻今自飛狐以東皆為  
契丹所有既失地利而河朔列壁皆具城自固莫可  
出戰此又分兵之過也請於沿邊建三大鎮各統十  
萬之衆鼎峙而守仍命親王出臨魏府以控其要則  
契丹雖有精兵豈敢越而南侵制敵之方盡於此矣

張洎請於沿  
邊三大鎮

宋琪等請修  
好息戰

宋琪言國家取燕於雄霸直進非我戰地如令大軍  
於易州循孤山涉涿水抵桑乾河至安祖寨則東瞰  
燕城纔及一舍此周德威取燕之路下視孤壘浹旬  
必克山後八州聞薊門不守必盡歸降勢使然也然  
兵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選使通好弭戰息民  
此亦策之得也李昉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為言帝納  
之八月尹繼倫大破契丹兵於徐河時朝廷聞契  
丹復至遣李繼隆發真定兵萬餘護送糧餽數千乘  
趨威虜耶律休哥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都

尹繼倫大敗契丹兵於徐河

巡簡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哥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於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當卷兵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胡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伺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唐州徐河天未明休哥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眾皆驚潰休哥方食失箸為短兵

中其臂創甚乘馬先遁餘眾引去契丹為之奪氣自是不敢大入寇每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云

折御卿擊敗韓德威等於子河汭

至道元年二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眾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自振武入寇折御卿邀擊敗之於子河汭勒浪等乘亂反擊德威殺其將突厥合利等德威僅以身免夏四月契丹寇雄州何承矩條子河汭之捷諭州民且揭于市契丹謀知愧忿將襲取承矩以雪耻夜引數千騎抵城下承矩整兵出拒遲明與契

何承矩戰却契丹

丹酣戰契丹復走帝聞謂承矩輕佻生事罷之  
二月契丹韓德威謀知折御卿有疾遂帥衆犯邊以  
報子河漢之役御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進  
既而疾甚母密召之歸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  
御卿罪也今臨敵安可棄士卒自便死於軍中乃其  
分也爲白太夫人無念我忠孝豈得兩全言訖泣下  
明日卒于師契丹兵亦退

張溥曰太宗初卽位平北漢伐契丹皆自將有  
功幽州之圍虜帥多降指盼燕薊將爲我有忽

敗于高粱河脫身走免後雖劉廷翰等追北遂  
城楊業斬將鴈門而瓦橋關一役僅能抵捍終  
耶律賢之世宋未有加也賢死隆緒立蕭燕燕  
以一婦人擁十二歲兒專決國政勢若可乘而  
北伐議起時帝當陽又數年矣用兵以來所向  
必克曹彬捷于涿州潘美捷于環朔田重進捷  
于飛狐蔚州勝勢在我無慚弔伐而帥違節制  
敗績岐溝自是陳家谷君子館輿尸屢告自夏  
迄冬王師三衄帝遂厭兵無志燕薊論者謂張

齊賢議撫馭趙普請班師老成謀國不啻金湯。然山前後十六州久倫左袵汴京藩籬勢在必爭。太宗進取未聞失策。且開國大帥戮力中原。仁義若曹彬。驍勇若楊業。如熊如羆。何遽不衛。霍若而軍。既次涿。反退。雄援糧一敗不支。諸路並喪。街亭之辱。武侯同貶。意者其天耶。建隆以來。契丹主兀律殺其叔李胡。後畋懷州。爲近侍所弑。賢以世宗次子代立。身嬰風疾。委國蕭氏。乘亂而圖。或在斯時。藝祖以經營方夏。力有未遑。太宗鼓銳太原。而復謀疎河朔。大梁安枕。又何日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西夏叛服

繼遷德明

太祖建隆元年定難節度使李彝興入貢李氏自思  
恭歷唐末五代世有夏州周顯德中封彝興西平王  
至是加太尉

乾德五年李彝興卒子克睿立

李繼筠遣將  
略太原

太宗太平興國三年李克睿卒子繼筠立

四年王師伐漢繼筠遣其將李光遠光憲率蕃漢兵渡河畧太原境以張軍勢

五年李繼筠卒弟繼捧立

七年五月李繼捧入朝獻銀夏綏宥四州地繼捧自

李繼捧入朝  
獻地

陳願居京師乃遣使夏州護總麻以上親赴闕授繼捧彰德軍節度使併官其昆弟克信等十二人有差

遂曲赦夏州管內以曹光實為四州都巡簡使 六

李繼捧叛走  
地斤澤

月李繼遷叛走地斤澤繼遷繼捧族弟也時為管內

都知蕃落使居銀州聞朝使至遣赴闕乃詐言乳母死出葬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

尹憲等襲破  
繼遷

八年知夏州尹憲都巡簡曹光實襲繼遷破之斬首五百級焚四百餘帳獲其母與妻繼遷遁去

雍熙二年二月繼遷陷銀州先是繼遷既敗轉徙無

常處復連娶豪族漸以疆大而西人以李氏世著恩

德往往多歸之繼遷因語其豪右曰李氏世有西土

今一日絕之爾等不忘李氏能從我興復乎眾曰諾

遂與弟繼冲赴夏州詐降誘殺曹光實于葭蘆川因

繼遷與繼冲  
誘殺曹光實

遂據銀州

田仁朗謀擒  
繼遷為王侁  
等所讒而下  
獄

襲據銀州復破會州焚城郭而去事聞朝廷遣知秦州田仁朗等將兵討之五月徵田仁朗還副將王侁擊繼遷走之初繼遷既殺曹光實遂圍三族砦砦將折遇也殺監軍使者與繼遷合田仁朗行次綏州請益兵留月餘俟報時繼遷乘勝進攻撫寧砦仁朗聞之喜曰戎人常烏合寇邊勝則進敗則走不可窮其巢穴今繼遷嘯聚數萬盡銳以攻孤壘撫寧小而固非浹旬所能破我俟其困以大兵臨之分遣强弩三百邀其歸路虜成擒矣部署已定仁朗欲示閑暇

縱酒樗蒲侁等因媒孽之帝聞三族已陷大怒徵仁朗還下御史獄劾問請益兵及陷三族狀仁朗對曰銀綏夏三州兵皆以城守為詞不遣三族去綏州遠非元詔所救也臣已定擒繼遷策會詔至不果因言繼遷得羌戎情願優詔懷來或以厚利啖部落酋長令圖之不爾他日大為邊患帝愈怒特貸死竄商州是月侁等出銀州北破悉利諸砦梟其黨折羅遇麟州諸蕃皆請納馬贖罪助討繼遷侁遂舉所部入濁輪川斬賊首五千級繼遷及遇也遁去時詔郭守文

郭守文等擊降諸蕃

繼遷降于契丹妻義成

主

與仇同領邊事守文復與知夏州尹憲擊鹽城諸蕃焚千餘帳由是銀麟夏三州蕃百二十五族悉內附三年繼遷請降于契丹契丹册封為夏國王以義成公主妻之夏四月夏州安守忠以眾三萬與繼遷戰于王亭鎮敗績繼遷追至城門而還

端拱元年五月復以李繼捧為定難節度使遣之鎮帝嘗謂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部對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會有言繼遷悉知朝廷事疑繼捧洩之乃出繼捧為崇信軍節度至是繼

今繼捧鎮夏

州賜姓名趙

保忠

繼遷請降賜姓名趙保吉

遷侵擾日甚諸將用兵無功帝從趙普計復命繼捧鎮夏州賜姓名趙保忠厚賜而遣之以招繼遷

淳化二年秋七月李繼遷請降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趙保吉先是繼捧至夏州數月即言繼遷悔過歸欵詔授繼遷銀州刺史然實無降心也至是與繼捧戰于安慶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繼捧乞濟師乃遣翟守素出兵援之守素至繼遷納欵奉表謝罪遂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軍司馬未幾繼遷復叛

繼遷復叛



詔李繼隆討  
繼遷

五年春正月詔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討李繼遷  
先是轉運副使鄭仁寶議禁鹽池用困繼遷繼遷遂  
率邊人四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久之繼  
遷欲徙綏州民於平夏部將高文岷等因眾不樂反  
攻敗之繼遷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朝  
廷乃命繼隆討之三月乙亥李繼隆將兵入夏州  
時繼捧聞繼隆且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上  
言與繼遷解怨獻馬五十四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  
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繼遷因襲繼捧營欲併其

繼遷襲繼捧  
營繼捧出走  
繼隆執之送  
汴

呂蒙正讚墮  
夏州城

眾繼捧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指揮使趙光嗣聞  
之別室開門迎繼隆繼隆執之送汴繼遷遁去繼捧  
至京赦之封宥罪侯夏四月甲申墮夏州城帝以  
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以竊據欲墮其城宰相呂蒙  
正曰自赫連築城以來每為關右之患若遂廢之萬  
世利也乃詔墮之遷其民于銀綏是年繼遷復遣使  
貢馬謝罪

至道元年六月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良馬橐駝來  
獻帝令衛士射于後圃俾浦觀之士皆拓兩石弓有

繼遷不受節度之命

餘力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巨人則已遁矣况敢敵乎帝留浦京師遣使拜繼遷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秋七月李繼遷寇清遠軍守將張延擊敗之

二年夏四月遣李繼隆等分道討李繼遷初帝命白守榮等護芻粟四十萬赴靈州李繼遷邀擊于浦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所奪帝怒命繼隆為環慶等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曹燦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圖靈武城中告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

帝令繼隆等五路討繼遷

呂端請勿斬繼遷母

矣呂端請發兵由麟府鄜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則靈武之圍自解或云盛夏涉旱海水泉竭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即部分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超出夏張守恩出麟五路進討直趨平夏保安軍奏獲繼遷母帝用寇準議且斬之呂端言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漢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其親况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斬之徒樹仇怨益堅其叛不若置延州善養視之以繫繼遷心帝從之 八月李繼隆率諸

王德用年十七戰却契丹

將進軍期抵烏白池繼隆遣其弟繼和馳奏以環州道迂欲自清岡峽直趨繼遷巢穴不及援靈武上怒曰汝兄必敗吾事矣因手札切責使未至而繼隆已發兵與丁罕合行十日不見虜引軍還張守恩見虜不擊獨范廷召與王超至烏白池與賊遇時賊銳甚超持重不進其子德用年十七為先鋒請乘之轉戰三日虜遂却德用曰歸師遇險必亂乃領兵先絕要害下令曰亂行者斬一軍肅然賊見其師整不敢逼廷召等大小數十戰互有勝負而諸將失期士卒困乏終不能破賊

李至張齊賢議棄靈州

三年二月李繼遷遣使納款且求蕃任會帝崩太子初即位方在諒陰許之授繼遷充定難節度使且割夏綏銀宥靜五州與之張浦亦遣還繼遷尋遣弟瑗詣闕謝未幾復抄邊真宗咸平五年三月李繼遷大合蕃部攻陷靈州繼遷改靈州為西平府居之先是帝以靈武事訪李至至言河湟之地夷夏雜居是以先王置之度外今靈州不可不棄若移朔方軍於環州保固邊境亦一時

之權也。帝不決時，繼遷抄掠益甚。帝以張齊賢為涇原諸路經畧使，禦之。齊賢亦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無益。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為一，二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來，惟資西域。西域既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合靈武復合為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域之外，不築此二城，為唇齒，與捨靈武無異。帝覽奏，復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上疏引漢棄朱崖為喻，請棄靈武。守環慶與李至前議合。輔臣復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繼遷不死，靈武終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為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會繼遷寇清遠軍，都監

李沆請部分  
靈武軍民歸  
帝不從城遂  
陷

宋史紀事本末 卷十四

段義叛降于繼遷，繼遷勢益張，復攻定州，懷遠、曹燦以蕃兵邀擊之，稍稍斬獲，而王超所將大軍卒不能進，靈州遂陷。知州事裴濟死之，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潘羅支射死繼遷

契丹封李德明為西平王

六年六月，李繼遷圍麟州，詔金明巡檢李繼周擊之。知州事衛居寶出奇兵突戰，繼遷拔營遁去。十月，李繼遷轉攻西蕃，取西涼府，都首領潘羅支偽降，集六谷蕃部合擊繼遷，繼遷大敗，中流矢死。子德明立，契丹封德明為西平王。時環慶邊臣以德明初立，乞

請捨德明不報

降，詔慰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繼遷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

德明奉表歸款

景德三年九月，李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勗進誓表，十月授德明充定難節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馱馬謝恩而已。自是德明歲朝貢不絕。

德明求粟百萬王且請詔令京師來取乃慚而止

大中祥符三年夏州饑德明上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且曰第詔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眾來取德明得詔慙曰朝廷有人遂止

九年德明表邊臣罕守舊制各務邀功漸乖盟約詔答之

乾興二年德明以兵攻麟州桑遠砦巡檢楊承吉與戰不利命曹瑋為環慶秦州緣邊巡檢安撫使備禦之是年德明城懷遠鎮為興州

仁宗天聖九年十月德明死子元昊立事見後

張溥曰西夏之役廷臣異議請棄靈州者李至

楊億也請築浦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糧道者

何亮也請部分軍民空壘而歸者李沆也夫靈

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唐藉以中興非西漢朱

崖比唱言可棄者非矣拓跋夏者故党項部戎

種也貞觀中歸唐賜姓李唐末拓跋思恭鎮夏

州統銀夏綏宥靜五州地討黃巢有功四傳至

繼捧當宋太宗時以家難入朝撫綏拓清百世

一日也。繼遷奔叛，設募離黨，可以計滅。帝誤聽王侁徵還田仁朗，賊勢漸縱。又用趙普策，使繼遷入夏招懷。夫繼捧懦而不制，繼遷狡而得衆，彼惟爲昆弟諸父所怨，祈留京師，反令其歸，招繼遷，無論繼遷不肯下，反失一繼捧矣。繼捧再獲無益中國，而繼遷坐有五州，莫敢難也。田仁朗欲厚啗會長，令圖折首。張齊賢議招致蕃部，分地聲援，二說可行。復歸築舍靈州，忽陷。夏廼日逞，繼遷中流矢死。德明初立，曹瑋願假精兵。

宋史乘其國危子弱，擒送闕下，帝猶豫不報。至元昊北習兵，而宋重困矣。但慕春秋不伐喪而不知卧婁榻，鼾睡太祖有明戒也。譏宋亡者云：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於夏事已見之乎。

交州之變

太祖開寶六年五月，交州丁璉入貢。梁末交州土豪

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十二州之地。南與

水美統之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四 終





交州帥號大勝王署其子璉為節度使尋遜璉位漢  
既亡璉入貢授璉靜海軍節度封交趾郡王

丁璉及其父  
死黎桓幽璉  
而領其眾侯  
仁寶請討之

太宗太平興國五年秋七月交州丁璉及其父部領  
相繼死璉弟璿權行軍府事璿年尚幼大將黎桓幽  
璿別館而代領其眾時知邕州侯仁寶趙普女弟之  
夫也盧多遜與普有隙出仁寶於邕九年不代仁寶  
恐因循死嶺外乃上言交州亂可以偏師取之願乘  
傳詣闕面陳其狀帝喜將驛召仁寶多遜遽奏曰交  
州內擾此寔天亡之秋但先召仁寶其謀必泄蠻寇

預為之備未易取也不如密令仁寶經度其事發兵  
長驅勢必萬全帝以為然以仁寶為交州水陸轉運  
使孫全興張濬崔亮劉澄賈湜王僕並為部署將兵  
討之全興濬亮由邕州澄湜僕由廉州進桓聞之乃  
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六年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  
於是知邕州侯仁寶率兵先進孫全興等頓兵花步  
黎桓詐降以誘仁寶遂為所害會炎瘴軍士多死轉  
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全興

黎桓誘殺仁  
寶

黎桓上丁璿讓表

下獄尋棄市

八年春黎桓自稱權交州三使留後遣使來貢併上丁璿讓表帝賜桓詔曰朕且欲璿為統帥之名卿居副貳之任若璿將材無取童心如故然奕世承襲載綿星紀一朝舍去節鉞降同士伍理既非便居亦靡安宜遣璿母子盡室入朝即降制授卿節旄凡茲兩途爾當審處其一桓不聽命

桓求領節鎮許之丁氏遂滅

雍熙三年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使桓復上表求正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不欲用兵許之丁氏由

此遂滅四年復封桓為交趾郡王

黎桓死子龍廷殺兄自立凌策等請討之帝不許賜名至忠

真宗景德三年五月交州黎桓死子龍廷殺其兄龍鉞而自立知廣州凌策等言桓諸子爭立眾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貢不欲伐喪令緣海安撫使諭曉之龍廷復入貢後賜名至忠

李公蘊弒至忠而自立帝仍封之

大中祥符三年春交州大校李公蘊弒其主至忠自立為留後遣使入貢帝曰黎桓不義而得公蘊尤而效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遂用桓故事封公蘊為交趾郡王交州自公蘊後世修職貢不絕然數

盜邊至其王乾德遂大舉入寇神宗熙寧八年也時朝廷方議開疆知桂州沈起遣官入溪洞點集土丁為保伍又於融州強置城寨殺人以千數交人以為言罷起以知州劉彝代之彝至奏罷廣南所屯北兵而用槍杖手分戍復聽偏投言以為安南可取乃大治戈船交人來互市盡遇絕表疏亦不得達至是遂分三道入寇一自廣府一自欽州一自崑崙關連陷欽廉二州殺土丁八千人事聞起坐貶安置郢州除彝名

李乾德三道  
寇沈起劉  
彝皆貶

邕州城陷蘇  
緘死之城中  
無一從賊者

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于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人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二月以郭逵為安南招討使時會得交人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法窮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濟時相怒乃以天章閣待制趙高為招討使將兵討之高言逵老於邊事願以為使而已副之故有是命冬十月郭逵

郭達趙高敗  
交人殺李洪  
真乾德納款

敗交人兵于富良江。初達次長沙，先遣將復邕廉而自將西進。至富良江，蠻以精兵乘船逆戰，官軍不能濟。趙高分遣將吏伐木治攻具，機石如雨，蠻船皆壞。因設伏擊之，斬首數千，殺其僞太子洪真。李乾德懼，遣使奉表詣軍門納款。時官兵八萬人，冒暑涉瘴地，死者過半。富良江去其國不遠，達不敢渡，得其廣源州、門州、思浪州、蘇茂州、枕榔縣而還。羣臣稱賀，詔以廣源爲順州，赦乾德罪。治沈起、劉彝、開豐之罪，安置隨秀州。陳邦瞻曰：交州在宋世凡再叛，初以侯仁寶後以沈起、仁寶死起，竄足爲邊臣不務安輯而生事者之戒。雖然，交州小醜，再勤王師，卒無成功，宋之不振甚矣。

張溥曰：花步之敗，侯仁寶首禍，邕州之屠難發。沈起二臣喜事，開豐論罪，交州皆可斬也。然太平興國中，黎桓囚丁璿代總國衆，不臣跡著，討非無名，獨惜仁寶獻策，僅爲身計，謀之不詳。盧多遜復倉猝用兵，未成廟筭，遂使開國天威喪於跼鳶一隅。後雖戮將罷師，詔書羈縻，桓對王

使夷歌勸酒亦貌恭而已豈能若士變化越俗  
尉佗稟漢令哉黎桓旣死龍廷殺兄漲海方亂  
勢可摧枯真宗姑息不討及李公蘊弒黎至忠  
稱留後復充耳置之反行封賞王靈頓矣馴及  
熙寧李氏繼襲世已三傳坤厚含弘爲日蓋久  
沈起逢迎安石構怨交趾與王韶洮河之役一  
時並興空死蘇緘重爲國辱真宗可伐而不伐  
神宗不可伐而伐之違時致敗起罪無恕重於  
仁寶矣宋鎬等至交州言其土風茅竹編屋海  
汭娛賓標魚弄虎隔絕天朝服而舍之繇來已  
然奈何大宋獨與爭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北海馮日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蜀盜之平

王小波作亂  
校齊元振

太宗淳化四年春蜀青神民王小波作亂初蜀亡其  
府庫之積悉輸汴京後任事者競喜功利於常賦外  
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狹民稠耕  
稼不足以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糴賤販貴以

規利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爾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神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剖其腹實之以錢以其平日愛錢故也賊黨由是愈熾旁邑響應十二月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王小波戰于汪原玘射中小波已而為小波所殺小波亦病創死其黨推小波妻弟李順為帥寇掠州縣陷邛州永康軍眾至數十萬

小波殺張玘尋亦創死其黨推李順為帥  
李順據成都趙昌言請急討

五年春正月戊午李順攻陷漢州復陷彭州遂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郭載及官屬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震帝議遣大臣撫諭趙昌言獨請遣兵急討無致滋蔓帝從之遣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分路進討以雷有終為陝路轉運使二月乙未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劔門上官正為劔門都監麾下有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斬馘幾盡餘眾三百分還成都順怒其驚眾盡斬之自此氣沮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破賊於

上官正以孤軍破賊

張雍悉力禦  
順

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李順圍梓州初  
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練士卒募強勇為城守  
計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守械悉備  
至是順遣其黨帥衆二十萬圍梓城中兵纔二千雍  
悉智力禦之凡八十日王繼恩遣石智顯來援賊乃  
潰去巴亥王繼恩師至綿州賊潰走追殺其衆遂  
復綿州遣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闡巴蓬劔等州五月  
月王師至成都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獲李順遂  
復成都其黨張餘復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州

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辛未降成都府為益州

八月甲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初中書以繼恩討蜀  
寇功欲除宣徽使帝曰朕讀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  
政宣徽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  
有大功非此不足以酬之帝怒深責相臣乃命學士  
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以授之辛丑以張詠  
知益州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  
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其下恣橫剽掠餘寇時復張  
大詠至勉正等親行臨發舉酒屬軍校曰爾曹蒙國

宰相欲除王  
繼恩宣徽使  
帝深責之



張詠知益州  
欲化賊爲民

厚恩此行當蕩平醜類若老師曠日卽此地還爲爾  
死所矣正由是決計深入大致克捷時寇掠之際民  
多脅從詠諭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  
民爲賊今日吾化賊爲民不亦可乎時民間訛言有  
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  
而得造訛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訛之興沴氣乘  
之妖則有形訛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  
厭勝也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  
李畋張達三人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

士由是知勸民有謀訴者詠酌量情法輕重判數語  
以示之蜀人刻爲戒民習風俗爲之敦厚先是城中  
屯兵尚三萬人無半月之食詠知民間舊苦鹽貴而  
廩有餘積乃下其估聽民以米易鹽未餘月得米數  
十萬斛詠度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糧運帝聞之喜  
曰此人何事不了吾無憂矣 癸卯以叅知政事趙  
昌言爲川峽都部署時王繼恩在蜀不能戢衆帝意  
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  
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卽前畫攻守之策帝喜命昌言

帥蜀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既行或奏昌言有反相不宜握衆兵尋罷知鳳翔府上官正復雲安軍先是張餘賊衆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獲舟千餘艘正復連破賊于廣安嘉陵合州賊進攻陵州又爲知州張旦所敗至是正等大敗張餘於雲安軍復其城

上官正等大敗張餘

至道元年二月丙午四川都監宿翰獲張餘于嘉州先是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衆復蜀邛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畧曰朕委任非常燭理不

帝以蜀寇漸平下詔罪已

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爲政管權之吏惟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念茲失德是務責功永鑒前非庶無二過聞者感悅至是餘攻眉州翰擊敗

宿翰獲張餘

之餘走嘉州爲軍士所獲是年召王繼恩還以上官正雷有終爲四川招安使蜀寇悉平後數年復有王均之變

真宗咸平三年春正月甲午益州戍卒作亂推王均爲首初神衛卒戍益州以都虞候王均董福分領之福禦衆有法所部皆優贍均好飲博軍裝悉以給費

趙廷順等八人爲亂殺符昭壽欲奉別昭榮不從即擁王均爲主

至是兵馬鈐轄符昭壽與知益州牛冕大閱于東郊蜀人趨觀之二軍衣服鮮敝不等均衆由是慙憤而昭壽亦驕恣侵虐軍士素怨之是月朔戍卒趙廷順等八人爲亂遂殺昭壽益州官吏方賀正旦聞變皆奔知州牛冕與轉運使張適縋城而去惟都巡檢劉紹榮冒刃格鬪衆寡不敵叛卒尚未有主欲奉紹榮紹榮攝弓矢罵曰我本燕人棄虜歸朝豈能與爾同逆耶亟見殺我終不負朝廷也監軍王澤召王均謂曰汝所部爲亂盍往招安之叛卒見均即擁之

楊懷忠敗賊

爲主紹榮自經死均遂僭號大蜀改元化順署置官稱以小校張鍇爲謀主均帥衆攻陷漢州進攻綿州不克直趨劔州爲知州李士衡所敗還保益州帝時幸河朔將發大名聞之以戶部使雷有終爲川峽招安使李惠石普李守倫並爲巡檢使給步騎八千往討之上官正李繼昌等皆隸焉時知蜀州楊懷忠聞亂即調鄉丁會諸州巡檢兵討之懷忠入益州焚城北門至三井橋與賊黨戰數合懷忠不利而退復檄嘉眉等七州合兵再攻益州敗之乘勝逐賊至州

王均誘殺官軍

南十五里。砦于雞鳴原。以俟王師。均亦閉門自固。二月癸亥。雷有終等至益州。時都巡檢張思鈞已克漢州。遂進壁升仙橋。賊出攻。砦有終擊走之。丁卯。王均開城門。僞遁。雷有終等帥兵入城。號令不肅。官軍競剽掠。賊閉關發伏。布牀榻于路口。官軍不得出。因爲所殺。有終等緣堞而墜。得免。李惠死之。官軍退保漢州。益州城中民皆奔迸。四出復爲賊黨。追殺或囚繫之。支解族誅。以恐衆。又脅士民之少壯者爲兵。先刺手背。次髡首。次黥面。給軍裝。令乘城。與舊賊黨相問。有終署榜招之。至則署其衣袂。釋之日數百人。

冬十月甲辰。雷有終復益州。初賊由升仙橋分路襲王師。有終帥兵逆擊。大敗之。王均單騎走還城。遂撤橋塞門。有終與石普進屯於城北。分遣將攻城。三面賊出戰。屢敗。然王師每薄城。輒會雨。城滑不能上。有終命爲洞屋以進。均亦對設敵樓以相拒。有終遣卒焚之。賊由是消沮。復築月城以自固。有終令卒蒙羶秉燧以入。悉焚其望櫓機石。先遣東西南砦鼓譟攻之。有終普分主洞屋而前。遂入城。大敗之。均夜

雷有終等復益州均縊死

與其黨二萬人突圍而遁。有終疑有伏，遣人縱火城。中明日執嘗受僞署者數百人，悉焚殺之。時謂冤酷均既走，所過斷橋塞路，焚倉庫而去。己丑，有終遣楊懷忠追均至富順，及之，大敗其衆，遂入城。均縊死。懷忠取均首及僞法物，降其黨六千人。詔進有終、懷忠等秩，流牛冕儋州，張適連州。

四年十二月丁未，詔蜀賊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衆者，有司斬以聞。

復以張詠知益州

六年冬十月，復以張詠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

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

是時內地亦多寇盜，濮州賊夜入城，掠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家。王禹偁時守黃州，上疏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太宗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撤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郡給二十人，小郡減五人，以克常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

王禹偁言江淮諸州三大

名○為○郡○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郡○縣○為○強○幹○  
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  
漕○關○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主○開○閉○城○池○頽○圯○鎧○  
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鎧○  
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穀○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  
擅○自○修○治○上○下○因○循○遂○至○於○此○今○黃○州○城○池○器○械○復○  
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備○禦○何○以○  
支○吾○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  
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維○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

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  
州大患有三城池頽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  
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神斷許諸  
郡酌民戶眾寡城池大小並置守提軍士多不過五  
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葺城壁繕完甲冑則郡國有  
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畧之虞矣按禹偁此疏深切時弊故附見于此  
張溥曰王小波李順亂于淳化王均亂于咸平  
不數年間蜀凡再變小波起閬閬椎埋烏合身  
死而順繼之順死張餘又繼之猶東晉大盜孫

恩之後有盧循循之後有徐道覆也王均領神  
衛卒戍益州縱下標暴軍士嘯呼脇爲戎首其  
唐龐勛乎西蜀地狹民稠若禁私市編戶羣騁  
一良有司彈治之足矣委柄宦官將驕士情雖  
獲小勝終敗道也王均迫于亂卒人心不固鋤  
而去之易于李順王繼恩四年而成功雷有終  
一載而奏績書畏兆民有以哉張詠莅蜀先作  
士氣化賊爲民止亂之方莫長于此太宗好生  
下詔罪已聞者感泣禹湯之興勃焉豈德宗奉  
天比乎繼恩掖庭厮役謬任檀車賊敗復颺功  
不補罪乃明主方惜繁纓而執政欲書帶礪何  
多諂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

北海馮 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太宗致治

太平興國元年十二月己未詔羣臣論列者即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詔羣臣論事欲面奏者即時引對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



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他事乎

二年春正月戊辰帝親試禮部舉人初太祖幸洛陽

太宗欲用張齊賢一榜盡賜及第

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

執其餘策皆善太祖怒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

惟得一張齊賢耳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爾

為相也至是齊賢亦在選中有司誤寘下第帝覽之

擢邢昺九經及第

故一榜盡賜進士及第又詔禮部閱其十五舉以上

及諸科並賜出身召邢昺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

群經發題帝嘉其精博擢九經及第又九經七人不

中格特賜同三傳出身帝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

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

之具矣辛未詔曰虞書考績爰及三年漢官奏課

聿分九等應諸道州府曹掾及縣令簿尉先是吏部

南曹給印紙曆子俾州縣長吏書其績用過僭秩滿

有司詳視而差其殿最斯舊章也執事者其申明之

毋或蔽欺以紊經制

立崇文院

三年二月丙辰立崇文院凡古今書籍盡貯之六

月癸未詔職官贓罪雖會赦不得敘著為令

五年二月定差役法。初太祖因前代之制以衙前三官物以里正戶長鄉書手課督賦稅以耆長弓手壯丁逐捕盜賊以承符人力手散從官給使令後有貧富隨時升降至是從京西轉運使程能請定諸州戶為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之。

六年二月詔曰朝廷申勸懲之道立經人之規應群臣掌事外州悉給御前印紙所貴善惡無隱殿最必書俾因秩滿之時用行考績之典邇聞官吏頗紊綱條朋黨比周迭相容蔽米鹽細碎妄有指言蠹有巨

田錫上言軍國要機朝廷大體

而不章勞雖微而必錄宜行戒諭用儆因循自今應出使臣僚在任日勞績非尤異者不得批書曾有殿犯不得引匿其餘經常事不在批書之限 九月左拾遺田錫上封事言軍國要機一朝廷大體四其一以議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來遠宜罷交州兵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陞紀言動御史不敢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無職官秘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願擇才任人使

各司其局。其三言尚書省諸曹苟簡，非太平之制度。宜脩省寺以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獄具皆有定式，未聞以鐵爲枷也。昔唐太祖觀明堂圖，見五賊皆麗於背，遂禁鞭背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法所無去之可也。帝覽疏優詔褒答。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官屬吏部。國初以來皆中書。至是詔京朝官奉使從政於外，受代歸者，並令中書舍人考校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員闕引對而授之。謂之差遣院。

置京朝官差遣院

田錫應詔直言

雍熙元年六月詔求直言。知睦州田錫上疏言：時久升平，天下混一，故左取右奉，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令錄封章。又言聽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旣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宜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垂之空言，示之寡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非賢當擇而任之。奈何置之爲具，臣

帝聞李昉誦  
白居易七德  
舞詞自媿不  
如唐宗

而○疑○之○若○眾○人○也○帝○遽○其○論○ 帝嘗語侍臣曰朕何  
如唐太宗參知政事李昉微誦白居易七德舞詞曰  
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帝聞之遽起曰  
朕不及朕不及卿言警朕矣

二年秋七月詔諸道轉運使及長吏乘豐儲廩以防  
水旱

親耕籍田

端拱元年春正月乙亥親耕籍田 五月辛酉詔就

詔置書籍于  
三館

崇文院中堂建秘閣分三館書籍置其中以吏部侍  
郎李至兼秘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

張必建議置  
左右史

嗜好形見於外則奸邪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  
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至  
每與同官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皆預焉 虞部郎中張必建議復置左右史之職乃  
命梁周翰與李宗諤分領之周翰兼起居郎因上言  
自今御朝皇帝宣諭之言侍臣論列之事依舊中書  
修爲時政記其樞密院事涉機密亦令本院編纂每  
月終送史館自餘封拜除改沿革制置之事悉條送  
以備編錄仍令郎與舍人分直崇政殿以記言動別

起居注進御  
自梁周翰始

趙普請誅侯  
莫陳利用

為起居注進御後降付史館起居注進御自周翰始  
內侍侯莫陳利用以幻術得幸驕恣不法趙普按  
其罪請誅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  
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豎子何足惜  
哉帝不得已命誅之

淳化元年十二月詔中外所上書疏及面奏制可者  
並下中書樞密三司申覆頒行帝謂宰相曰治國之  
道寬猛得中寬則政令不成猛則民無所措手足呂  
蒙正進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擾之則亂

近日內外上封事求更制度者甚眾望陛下漸行清  
淨之化上曰朕不欲塞人言路夫狂夫言而聖人擇  
焉亦古訓也趙昌言曰今朝廷無事邊境寧謐正當  
行好事之時上喜曰朕終日與卿等論此事何憂天  
下不治苟天下親民之官皆存此心則刑清訟息矣  
二年帝以旱蝗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寇準  
獨曰洪軛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暘蓋刑有所  
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不平狀準曰  
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二府入準乃曰頃者祖吉王

寇準言旱蝗  
之災絲用刑  
不平

帝嘉準直比  
為魏徵

王禹偁請禁  
宰相樞密見  
客謝泌駁之  
帝即追還前

淮皆侮法受賂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  
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  
問汚汚頓首謝於是切責汚而以準可大用遂自樞  
密直學士拜樞密副使準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  
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  
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時王禹偁上言請自今庶  
官候謁宰相並須朝罷於政事堂樞密使預坐接見  
將以杜私請詔從之左正言謝泌疏駁曰伏覩明詔  
不許宰相樞密使見賓客是疑大臣以私也書曰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張說謂姚元崇外則踈而接物內  
則謹以事君此真大臣之體今天下至廣萬機至煩  
陛下以聰明寄輔臣自非接下何以悉知外事若令  
都堂候見則庶官請見咨事畧無解衣之暇幸今世  
道清明朝廷無巧言之士方面寡姑息之臣奈何疑  
執政為衰世之事乎帝覽奏即追還前詔仍以泌所  
上章付史館八月己卯置審刑院帝慮大理刑部  
吏舞文深刻乃置審刑院於禁中置詳議官六員凡  
獄上奏先達院印訖付大理刑部斷覆以聞乃下院

詳議申覆裁決訖以付中書省行之其未允者宰相復以聞始命論決

帝從梁鼎言  
置審官院

四年二月置審官院初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命官考課號磨勘院至是梁鼎上言曰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三代以還率繇此道唐有考功之司明考課之令下自簿尉上至宰臣皆歲計功過較定優劣故人思激勵績效著聞五代兵革相繼名存實亡且夫今之知州卽古之刺史治狀顯著者朝廷不知方畧茂聞者任用如故大失勸懲之體寢成苟且之風是致水旱薦臻獄訟填溢欲望天下承平豈可得也望陛下特詔有司申明考績之法庶幾官得其人○民受其賜於是改磨勘院爲審官院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別置考課院主之

張溥曰三代而下得正統者稱漢唐宋高祖反暴秦之跡呂后專政劉氏幾危太宗削平宇內推位讓父猶啓建成元吉之變藝祖受禪雖不正幸兄弟友愛賢聖序及人倫極盛而涪陵貶死武功自殺開寶宋后崩不成喪議者不能爲

晉王恕也。史稱帝服澣濯之衣，毀奇巧之器，却女樂，戒畋游，絕遠物，抑符瑞，閔農考績，講學勸諫，彬彬至治。成康文景亦曷尚茲，獨天顯內虧，貽譏大德。假令堯戮帝，摯之後舜驅丹朱於死，尚書二典不作久矣。又怪帝好直言，鯁士滿朝。若田錫、王禹偁者流，鋪陳治道，何以獨缺五倫。秦王之獄，趙普進而盧多遜竄，帝所傷心，路人知之，群工左右宜默默也。天下大物與子大經德，昭縱存，豈容再誤，惜不得其死耳。若青齊父老詠歌神聖，願率子弟清路，封禪泰山，設武功南面，又安能致此。一統諸君，徃徃業盛於開基，而禍生於家室，豈殺運相仍，當時百六猶有未盡者乎。甚哉純乾之難處，泰之不易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七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北海馬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侄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營田之議

太宗拱端二年春以陳恕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又詔知代州張齊賢制置河東諸州營田尋皆罷滄州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於順安砦西

何承矩請北邊屯田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於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  
七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爲屯田可以遏敵騎之  
奔軼俟明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闔卽播爲稻田其緣  
邊州軍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  
地利以實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  
息民力以助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彊彼勞我  
逸此禦邊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  
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  
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

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帝嘉納之屬霖  
雨爲災典者多議其非便承矩引援漢魏至唐屯田  
故事以折衆論務在必行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  
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黃懋上書言  
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  
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  
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  
沿邊屯田使懋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  
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

黃懋奏引水  
溉田之法

陳堯叟等請  
大開屯田

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既、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潁、暨、蔡、宿、亳、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虫、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矣、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按、視、經、度、然、不、果、行、

陳靖請勸民  
墾田皇甫選  
何亮沮之

至道二年直史館陳靖復上言先王之欲厚生民莫先於積穀而務農鹽鐵權酷斯爲末矣按天下土田除江淮湖湘兩浙隴蜀河東諸路地里曼遠雖加勸督未遽獲利今京畿周環二十二州幅圓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稅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戶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稅及旣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里胥用以輸稅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茲浮蕩絕意歸耕如授以間曠之田廣募遊惰誘之耕墾未計賦租許令別置版圖便宜從事酌民力豐寡農畝肥磽均配督課令其不倦其逃民歸業丁口授田煩碎之事並取大司農裁決耕桑之外令益樹雜木蔬果孽畜羊犬雞豚給授桑土潛擬井田營造室居使立保伍養生送死之具

慶吊問遺之資並立條制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  
卽計戶定征量田輸稅若民力不足官借糴錢或以  
市餼糧或以營耕具凡此給授委於司農比及秋成  
乃令償直依時價折納以其成數關白戶部帝覽之  
喜詔靖條奏以聞靖又言逃民復業及浮客請佃者  
委農官勘驗以給授田土收附版籍州縣未得議其  
差役乏糧種耕牛者令司農以官錢給借其田制爲  
三品以膏沃而無水旱之患者爲上品雖沃壤而有  
水旱之患塉瘠而無水旱之慮者爲中品旣塉瘠復

患於水旱者爲下品上田人授百畝中田百五十畝  
下田二百畝並五年後收其租亦只計百畝十收其  
三一家有三丁者請加受田如丁數五丁者從三丁  
之制七丁者給五丁十丁給七丁至二十三丁者  
以十丁爲限若寬鄉田多卽委農官裁度以賦之其  
室廬蔬韭及梨棗榆柳種藝之地每戶十丁者給百  
五十畝七丁者百畝五丁者七十畝三丁者五十畝  
不及三丁者三十畝除桑功五年後計其租餘悉蠲  
其稅宰相呂端謂靖所立田制多改舊法又大費資

用以其狀付有司詔鹽鐵使陳恕等共議請如靖奏  
乃以靖爲京西勸農使按行陳許蔡潁襄鄧唐汝等  
州勸民墾田以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  
之選亮上言功難成願罷其事帝志在勉農猶詔靖  
經度未幾三司以費官錢數多萬一水旱恐致散失  
事遂寢

張溥曰陳靖墾田之議卽後魏李安世均田之  
策皆官取閒田以授民也安世之制頗仿井田  
審經術准分藝露田立還受之法買賣合均給

之數公田非強奪爭田以年斷通行差便靖則  
閒曠之田有授無還官給牛種廣募遊惰五年  
以後收租責償費多難行馬端臨氏論之詳矣  
然晉遭劉石傾覆神州僭逆相仍五方淆亂魏  
定燕趙遂荒九服地大網濶鼎建勢易安世因  
無制之民量人畫野不耕之士邑地相參桑田  
無擾露田必均丘墟瘠鹵盡成良疇無王莽王  
田之害有趙過代田之利上下安之未有趨而  
與爭者也宋承唐五季之餘太祖削平諸國除

藩鎮留州之法粟帛錢幣咸聚王畿嚴守令勸  
農之條稻梁桑泉務盡地力再傳以後法令密  
而議論多因循易而改作難是以引水溉田黃  
懋言之何承矩任之屯田省運陳堯叟等言之  
太宗嘉之勸民墾田陳靖言之陳恕等贊之廟  
議舉行公私便益而皇甫選何亮片言排沮踰  
時立罷惜小費而亡大利國家興革其可庸人  
度量哉農田不修而後有方田方田作備而後  
有公田端拱至道之間既失于聽言之不斷熙  
寧元豐之際又失于任人之太專宋所以富強  
無策而日就削弱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八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至道建儲

太宗雍熙二年九月辛亥廢楚王元佐為庶人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之廷美遷房州元佐嘗力救及廷美死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挺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

楚王元佐以  
哀救廷美發  
狂被廢



馮拯等請立太子斥之嶺南

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  
等待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  
焚其宮帝大怒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  
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  
淳化五年九月壬申以襄王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  
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初馮拯等上疏言之帝怒斥  
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至是寇準自青州召為左  
諫議大夫入見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  
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及近臣

寇準請決定儲貳

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  
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意既以為可  
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封壽王元侃帝第三  
子也呂中曰東漢李唐所以有女主宦官外戚之  
禍者以立太子之權盡出其手雖李固杜喬裴度鄭  
覃之徒不能正之準之言真萬世法也

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

至道元年八月壬辰詔立壽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  
恒大赦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立儲之禮廢及百  
年至是始舉而行中外胥悅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

詔太子以師  
傅禮事李至  
李沆

師民擁道喜躍曰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懌召寇準  
謂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  
稷之福也帝悟入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  
準飲極醉而罷以李至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子  
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先拜至等上表不  
敢當詔答曰朕旁稽古訓肇建承華用選端良資於  
輔導藉卿宿望委以護調蓋將勗以謙沖故乃異其  
禮數勿飾當仁之讓副予知子之心至等相率謝帝  
曰太子賢明仁孝國本固矣卿等可盡心規誨者動

皆由禮則宜贊助事未有當必須力言至於禮樂詩  
書義有可裨益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之言論也

三年二月辛丑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  
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楚王元  
佐三月癸巳帝崩年五十九時皇后令王繼恩召呂  
端端知有變即給繼恩入書閣鎖閉之亟入宮后問  
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  
立太子正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議后默然乃奉太子  
至福寧殿即位垂簾引見群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

帝崩王繼恩  
等謀立元佐  
呂端而後  
定

宋史紀事本末卷十九  
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群臣拜焉初帝欲以端  
爲相或曰端爲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  
塗決意用之時同列奏對多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  
日內札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參酌乃得聞奏  
五月甲戌討謀立楚王之罪貶李昌齡爲忠武行軍  
司馬降王繼恩爲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  
名長流潯州

張溥曰太宗九子元佐居長聰警善射狀貌類  
父竟以狂廢然推本心疾由痛秦王罪非戾園  
仁○同○漢○惠○舉○世○哀○之○帝○崩○王○繼○恩○李○昌○齡○等○謀  
立○元○佐○揆○以○立○長○亦○非○逆○節○但○壽○王○元○侃○久○正  
東○宮○一○朝○動○搖○亂○不○可○長○也○寇○準○論○建○太○子○勿  
謀○他○人○片○言○決○議○神○器○有○歸○無○定○策○之○名○安○社  
稷○之○本○陳○蕃○竇○武○悔○謝○弗○如○呂○端○持○重○善○處○大  
事○初○佐○秦○王○勸○其○扈○從○河○東○釋○太○宗○之○惑○決○嫌  
疑○定○猶○豫○所○素○斷○也○迨○閉○寺○人○于○閣○中○覲○真○王  
于○殿○上○元○老○垂○紳○百○官○屏○息○謂○之○顧○命○周○公○其  
人○涪○陵○之○禍○元○佐○力○救○豈○曰○下○愚○發○疾○焚○宮○貶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  
就臣列歷事真仁。儻然不怨。名為清狂。終獲壽考。縱不得帝幸。無不孝弟。名此太宗所見。而流汗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九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咸平諸臣言時務

王禹偁疏言  
五事

真宗咸平元年春正月翰林學士王禹偁上疏言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契丹。西有繼遷。契丹雖不侵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

臣愚以爲宜敕封疆之吏致書遼臣俾達其主請尋  
舊好下詔赦繼遷罪復與夏臺彼必感恩內附且使  
天下知陛下屈已而爲民也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使  
山澤之饒稍流於下當乾道開寶之時土地未廣財  
賦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鄙國用未足兵威亦強其  
義安在由所畜之兵銳而不衆所用之將專而不疑  
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  
廣且豐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由所畜  
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衆而不自專故也臣愚  
以爲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高枕而治矣且開  
寶中設官至少臣本魯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一州  
止有刺史一人司戶一人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  
練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中增置通判副使判官推官  
而監酒榷稅算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  
租稅減於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旣爾  
天下可知冗吏耗于上冗兵耗于下此所以盡取山  
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  
來取爲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盡也只如茶法從

古無稅，唐元和中以用兵，齊蔡始稅茶，唐史稱是歲得錢四十萬貫，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者，此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舉里選，爲官擇人，士君子學行修于家，然後薦之朝廷。歷代雖有沿革，未嘗遠去其道。隋唐始設科試，太祖之世，每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者。太宗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舍短用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殆近萬人，雖有俊傑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爲數百年之艱難，故先帝濟之以泛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望以舉場，還有司如故事。至於吏部銓官，亦非帝王躬親之事，自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限，多不施行。臣愚以爲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敕注擬可也。四曰：沙汰僧尼，使疲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兵不在其數，蓋古者井田之法，農卽兵也。自秦以來，戰士不服農業，是四民之

外又生一民，故農益困，然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修寺，歷代增加，不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爲六矣。假使天下有萬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匹，是至儉也。猶月費三千斛，歲用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不曰民蠹，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如有靈，豈不蒙福。事佛無效，斷可知矣。願陛下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以二十載不度人。

修寺使自銷鑠，亦救弊之一端也。五曰親大臣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無疑，姦儉傾巧之徒知退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之時，契作司徒，咎繇作士，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委任責成，而堯有知人任賢之德。雖然，堯之道遠矣。臣請以近事言之。唐元和中，憲宗嘗命裴洎銓品庶官，洎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識者以

洎爲知言願陛下遠取帝堯近鑒唐室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長官長官自取僚屬則垂拱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是

以周文王左右無可結韞者言皆賢也夫小人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明不能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於此願陛下振舉綱紀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又以爲今之所急在先議兵使衆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後艱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行矣冬十月知代州

柳開上言立法

柳開上言曰國家勦業將四十年陛下紹二聖之祚精求至治若守舊規斯未盡善能立新法乃顯神機臣以益州稍靜望陛下選賢能以鎮之必須望重有威卽群小畏服又西鄙今雖歸朝他日未可必保苟有翻覆須得人制禦若以契丹比議爲患更深何者契丹則君臣久定蕃漢久分縱萌南顧之心亦須自有思慮西鄙積恨未泯貪心不悛其下猖狂競謀克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五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五  
惡侵漁未必知足姑息未能感恩望常預備之以良將守其要害以厚賜足其貪婪以撫慰來其情以寬假息其念多命人使西入甘涼厚結其心爲我聲援如有動靜使其掩襲令彼有後顧之憂乃可制其輕動今甲兵雖衆不及太祖之時人人練習謀臣猛將則又縣殊是以比年西北屢遭侵擾養育則月費甚廣征戰則軍捷未聞誠願訓練禁戢使如往日行伍必求於勇敢指顧無縱於後先失律者悉誅獲功者必賞偏裨主將不威嚴者去之聽斷之暇親臨殿庭

更召貔虎使其擊刺馳驟以彰神武之盛臣又以宰相樞密朝廷大臣委之必無疑用之必至當銓總僚屬評品職官內則主管百司外則分治四海今京朝官則別置審官供奉殿直則別立三班刑部不令詳斷別立審刑宣徽一司全同散地大臣不獲親信小臣乃謂至公至如銀臺一司舊屬樞密近年改制職掌甚多加倍置人事則依舊別無利害虛有變更臣欲望停審官三班復委中書樞密宣徽院銀臺司復歸樞密審刑院復歸刑部去其繁細省其頭目又京

府大都萬方軌則望仍舊貫選委親賢今皇族宗子  
悉多成長但令優逸無以試材宜委之外藩擇文武  
忠直之士爲左右贊弼之任又天下州縣官吏不均  
或冗長至多或歲年久闕欲望縣四千戶以上選朝  
官知三千戶以上選京官知省去主簿令縣尉兼領  
其事自餘通判監軍巡檢監臨使臣並酌量省減免  
虛費於利祿仍均濟於職官又人情貪競時態輕浮  
雖骨肉之至親臨勢利而多變同僚之內多或不和  
伺隙則致于傾危患難則全無相救仁義之風蕩然  
不復欲望明頒告諭各使改更庶厚化原永敦政本  
恭惟太祖神武太宗聖文光掩百王威加萬國無賢  
不用無事不知望陛下開豁聖懷如天如海可斷卽  
斷合行卽行愛惜忠直之臣體察姦諛之黨臣久塵  
著位寢荷恩寵辭狂理拙唯聖明恕之

二年春正月舉入閣故事右司諫孫何上疏曰六卿  
分職邦家之大柄也有吏部辯考績而育人材有兵  
部簡車徒而治戎備有戶部正版圖而阜貨財有刑  
部謹紀律而誅暴強有禮部祀神祇而選賢俊有工

孫何請以三部使額還之六卿

部繕宮室而修隄防六職舉而天下之事備矣故周之會府漢之尚書主庶政之根本提百司之綱紀令僕率其屬丞郎分其行二十四司粲焉星拱郎中員外判其曹主事令史承其事四海九州之大若網在綱唐之盛時亦不聞分別利權勅使額而軍須取足及玄宗侈心旣萌召發旣廣租調不充於是蕭景揚釗始以地官判度支而宇文融爲租調地稅使始開利孔以構禍階至于肅代則有司之職盡廢而言利之臣攘臂於其間矣於是叛亂相仍經費不充迫于

軍期切於國計用救當時之急卒以權宜裁之五代短促曾莫是思今國家二聖相承五兵不試太平之業垂統立制在此時也所宜三部使額還之六卿慎擇戶部尚書一人專掌鹽鐵使事俾金部郎中員外郎判之又擇本行侍郎二人分掌度支戶部使事各以本曹郎中員外郎分判之則三使洎判官雖省猶不省也仍命左右司郎中員外總知帳目分勾稽違職守有常規程旣定則進無掎克之慮退有詳練之名周官唐式可以復矣茲事非艱在陛下行之爾先

何獻五議

是何嘗獻五議。其一請擇儒臣有方畧者統兵。其二請世祿之家肄業太學。寒儻之士州郡推薦。而禁投贄自媒者。其三請復制舉。其四請行鄉飲酒禮。其五請以能授官。勿以恩慶例遷。上覽而嘉之。

三年冬十月知黃州王禹偁上疏曰。臣際會昌辰。忝肩通籍。凡有見聞。皆合論奏。然而言關災異。事涉機宜。苟非不諱之朝。卽恐犯時之忌。今者不避逆耳。用明匪躬。臣本州去年十一月城南長圻村。兩虎夜鬪。一虎死。食之殆半。當時卽欲密奏。值鑿駕北征。旣非

禹偁  
情預防

吉祥。難聞行在。臣但只隄防盜賊。撫恤軍民而已。又今年八月十三日十四日夜。群雞忽鳴。至今時復夜鳴未止。又十月十三日雷聲自西北起。與盛夏無殊。臣伏讀洪範五行傳。及春秋災異。史記天官書。兩漢五行天文志。以此詳校。虎者毛蟲屬金。金失其性。則有毛蟲之妖。又云虎相食者。其歲當大饑。雞者羽蟲屬火。火失其性。則有羽蟲之妖。又云雞夜鳴。主兵革。昔人聞雞夜舞是矣。雷者震也。屬木。木失其性。則有冬雷之妖。又云發雷之地饑饉。比皆得於儒學。不在

禁書然事有數年而後應者亦有終不應者要在臣下無隱帝王盡知或修德以答天心或設備以防時難故詩曰畏天之怒不敢戲豫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只如咸平元年彗星出呂端等請臣作避位表臣具言星見虛危齊分請於青齊間設備以應天戒端等俱以爲然不知自後作何措置臣緣不在司言之地不敢侵官去年胡虜犯邊果入齊地是天以文象告人人不自知備也端雖物故李沆以下皆見臣言今黃州有此災祥不能依前寢默雖妖不勝德終

無累於聖明而遇事敢言亦粗由於忠鯁今年禾小稔臣下無虞然恐應在宅時卽合先有制置伏望陛下恕臣拙直察臣愚衷令淮甸之間防饑荒之事假令災祥不驗猶勝臨事無備矣臣又念古之循吏政感神靈宋均猛虎渡江臣則有虎相食啗魯恭雉馴桑下臣則有群雞夜鳴百里嵩甘雨隨車臣則有冬雷暴作此皆臣化人無狀布政失和合寘常刑亦當自劾又慮他人陳奏臣則有昧蔽之愆上爲之憮然張溥曰稱宋治者以咸平景德間爲極盛時天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下一統已四十餘年，君臣恭和，百官奉職，吏無殘賊，風俗樸素，四方有敗，天子畢聞，遣視災傷，屢詔賑貸，庶幾哉。與西漢文景比烈矣。未幾，天書見，封禪興，改元大中祥符，妖自上作，帝德闕焉。伊尹復辟，告歸陳戒，作咸有一德之書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賢君尚終，尤廩廩乎何真宗之不思也。然咸景之際，趙保吉陷靈州，而裴濟死；王均亂益州，而劉紹榮死；契丹隆緒大舉入寇，而康保裔死；王

繼忠執數年以來，干戈數勤，廟堂旰食，下求賢之詔，決親征之師，用雷有終以平亂，卒用潘羅支以敗西夏，用寇準以定契丹，憂深計遠，未嘗敢一日暇豫，稱觴賜醕也。澶淵功成，侈大卽彰。玉清昭應會，靈景靈土木繁起，朝元寶符，延恩天安神，怪恍惚，五鬼握柄，方士接朝，民訛天變。大業幾喪，豈外患反福內寧反禍哉。唐憲宗勵精元和，擒劉闢於劔南，執李錡於浙西，縛盧從史於昭義，服王承宗於鎮冀，討吳元濟而淮蔡

安平李師道而淄青靖。剛明果斷，可望中興。而晚節稍隳，遽罹賊弑。後唐莊宗龍躍虎步，問鼎燕梁。三矢灑恨，大事立成。而荒佚盤遊，忽遭郭門高之變。憂患者生，安樂者死。有國家者之大致也。真宗治臻于虜寇，而志惰于和盟。鮮終之憾，亦以此耳。咸平諸臣應詔直言五事，五議猶然。政間李沆為相，日奏艱難，止邪未萌，則誠大臣格心先務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侄孫紹祖同校

玉瑞

契丹盟好

真宗咸平二年冬十月，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時鎮定高陽關都部署傅潛擁步騎八萬餘，畏懦閉營自守。將校請戰者，則醜言詈之。朝廷間道遣使督潛出兵合擊。潛不聽。范廷召忿詬曰：公恇怯，乃不如一嫗。

契丹入寇傳  
潛范廷召遁

康保裔死之

鈴轄張昭允又屢勸之，潛不得已，乃分騎八千付廷  
召，仍許出師爲援。廷召復求援於都部署康保裔，保  
裔卽領兵赴之。遇虜于瀛州，會暮，約明日合戰。而廷  
召潛遁，保裔不之覺。遲明，虜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  
以遁，保裔曰：「臨難毋苟免，正吾效死之日也。」遂決戰  
數十合，殺傷甚衆，兵盡矢絕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契  
丹乘勝攻遂城，城小無備，衆情危懼。守將楊延昭，業  
之子也，集衆登陴固守，以俟援兵。會天大寒，汲水灌  
城上，倏忽爲冰，堅滑不能登。契丹兵乃引去，掠祁趙

何承矩請止  
緣邊市易

邢洛州，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詔聽邊民越拒馬  
河塞北市易，知雄州何承矩上言曰：「緣邊戰權司自  
淘河至泥姑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宗置  
砦一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  
舟百艘，往來巡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爲要害。  
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爲  
虛設矣。」疏奏，卽停前詔。十二月，帝親禦契丹，以李  
沆爲東京畱守，甲寅駕發京師，次陳橋，戊午駐蹕澶  
州，辛酉宴從臣于行宮，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



錢若水言禦敵安邊之術

俾識部分壬戌賜近臣甲冑弓劍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甲子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主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雄帥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帥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

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歎豈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卽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衮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儒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

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

孫何言擇將師防壅關合救援運糗糧

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通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孫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闡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筭遂使腥羶得計蛇豕肆行焚劫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據人神之忿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淵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

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師或未得人邊奏或有壅闕隣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邊奏者何護塞之臣固祿守位城池焚劫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邊州縣城壘叅錯如輔車唇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輦輸者何敵騎往還焮馳鳥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迨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叅用謀

臣防壅闕則莫若凡奏邊防陛見廷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旣駐鄴下契丹終不敢萌心南牧所慮薦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蜂蠱有毒豺狼無厭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獸窮則搏物不可輕餘孽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帝覽而嘉之及傳潛逗撓無功何又請斬潛以徇丁卯召見大名父老勞賜之聞康保

流傳潛于房州

裔歿優詔賻贈侍中錄其二子一孫召傳潛還流之房州

若水言備禦剪滅之術

三年春正月己卯朔駐蹕大名府契丹知帝親征乃縱掠而去丁亥范廷召等追契丹于莫州斬首萬餘級盡獲所掠餘寇遁出境庚子帝至自大名帝時出手詔詢錢若水備禦北虜之術若水上疏曰臣讀前史論匈奴者多矣若漢婁敬樊噲季布賈誼晁錯王父偃徐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董仲舒之所陳特和親征伐之二議唐李靖魏徵溫彥博郭正一狄仁

傑之所及亦不過戰守之兩端晉桑維翰不肯約之言出於微弱故相趙普請回軍之奏姑冀息民悉非遠謀臣所不取嚴尤謂自古禦戎無上策臣竊笑之守在四夷制勝以靜非上策而何臣聞唐魏博一鎮爾兵戎固不衆於今日而胡騎未嘗南牧者以幽薊為北門扼其險阻故也石晉割地之後由定武達滄海千里受敵雖設二關鎮之以重兵莫可以禦故晉末度長河漢初復擾邊徼以周世宗之英武曾未能絕其寇中山窺上黨今御札詢備禦剪滅之術臣以

爲不得幽州未可剪滅也。後唐莊宗在河北，命周德威取幽州，然後南向而爭天下。蓋先有萬全之計，使不能勝，此善用兵者也。夫戰守不同心，將不能料敵，重兵在外，輕兵在內，則今之所患也。臣願陛下選智謀可以任邊郡者，聽召壯士以爲部曲，而官爲廩給之。又募民爲招收軍，厚其糧賜，蠲其租賦，彼供輸兩地，各有親屬，則敵之動息得以知之。如是同心，將能料敵，而在外者皆輕兵矣。然無以統衆，則不能用衆，無以制勝，則不能必勝。故必擇大臣領近鎮，提重兵，以專闡外之事。有警則督戰，已事則班師。旣無舉兵之名，又得馭兵之要，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備禦之方，舉在此矣。若乃患民力之困，則廣邊地之營田，患戍卒之驕，則嚴將帥之法令。古語有之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又曰：功不勸，謂之止善；罪不懲，謂之縱惡。昔太祖用郭進守西山，遣戍卒必戒之曰：汝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小觔。臣願陛下推太祖所以待進之心，而待諸將，則法令不患不嚴，勸懲不患不至矣。帝善其議。知

何承矩上言  
邊事

雄州何承矩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不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爲容儀以弋獵爲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行不以爲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丘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

爲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悅詩書不習禮樂不可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過犬羊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按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良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

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  
戰脩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  
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集吏  
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  
以服隣敵故強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爲一  
卒樂進戰效力以顯忠勇者聚爲一卒能踰高赴遠  
輕足善鬪者聚爲一卒此二者兵之練銳內出可以  
決圍外人可以屠城況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  
備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  
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邊鄙  
寧且聚膽勇樂戰輕生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  
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  
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  
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  
功乃中國之長筭也又如摧場之設蓋先朝從權立  
制以惠契丹縱其渝信犯盟亦不之廢似全大體今  
緣邊摧場因其犯塞尋卽停罷去歲以臣上計於雄  
州置場賣茶雖貨貨並行而邊氓未有所濟乞延訪

王顯敗契丹

大臣議其可否或文武中有抗執獨議是必別有良謀請委之邊任使施方畧責以成功苟空陳浮議上惑聖聰祗如靈州足為證驗況茲契丹又非夏州之比也

四年冬十月契丹入寇以王顯為鎮定三路都部署禦之是月顯與契丹戰于遂城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

六年夏四月契丹耶律奴瓜蕭撻凜寇定州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

王繼忠敗降契丹帝謂其已死優詔贈官

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

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

景德元年八月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初士安既拜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



契丹大舉入寇王欽若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寇準獨請親

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嫉邪故不為流俗所喜今中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為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帝曰然故有是命

九月契丹大舉入寇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召群

臣問方畧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

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

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

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

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

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筭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

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

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為重鎮萬一

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

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

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為國柄臣當體此

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閏月乙亥以叅知政事王欽

若判天雄軍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二母蕭氏遣

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

以欽若判天雄軍

契丹從王繼忠言遣書議和畢士安請羈縻之

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爲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衆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爲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爲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莫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

曹利用力拒蕭太后求關南地

念臣下若棄却貂帽毳

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卽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肯嵐軍，李延渥又敗之于瀛州。冬十月，遣曹利用詣契丹軍，時契丹數戰不利，復令王繼忠附奏議和。帝遣利用利用至軍，蕭太后欲求關南地，利用力拒之。庚午，帝親征，車駕發京師，以李繼隆石保吉爲駕前排陣使。是日，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

袁

張環射殺蕭  
捷覽

魏能楊延朗  
善守人目為  
銅梁門鐵遂  
成

不戰而却，癸酉駐蹕常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  
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壬申契丹兵  
直犯前軍而陣，未接戰，蕭捷覽出按視地形，李繼隆  
部將張環守牀子弩，射殺之。捷覽有機勇，所領皆銳  
兵，既歿，虜大挫，郟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  
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  
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  
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為銅  
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以王旦為東京留

王旦直入禁  
中下令甚嚴

帝至澶州，準  
與高瓊固請  
渡河契丹引  
去

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  
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  
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  
立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  
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  
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諸軍  
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  
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  
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效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紀事本末 卷二十一  
欽准復入瓊立庭下，准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准言是，准又曰：機不可失，宜趨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見契丹軍勢甚盛，衆請駐蹕。寇准固請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

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駭，帝悉以軍事付准。准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畱准居北城上，徐使人視准，何爲。准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准如是，吾復何憂。十二月庚辰

契丹遣使請  
盟，准欲不許，  
過諧而許成。

契丹使韓杞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貨財，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宜許之。時准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

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勅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謂利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正始遽前曰我引眾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用子言恐連兵結釁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技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

宋史紀事本末卷二十一  
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 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 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 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爲一省北面部署鈐轄都監使臣二百九十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

士安選馬知節等悉當其才

王曾議國號不當對稱南北不聽

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爲北朝直史館王曾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對稱兩朝不聽 秋七月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爲常 冬十月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 十

一月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十二月契丹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皆歲以為常。

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帝以問宰相王旦，旦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旦曰：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三年十二月甲辰，契丹太后蕭氏卒。蕭氏有機謀善馭，大臣得其死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通，賜姓名耶律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未幾，德讓亦死，陪葬陵旁。

蕭太后與韓德讓通後乃同葬

三年五月，契丹伐回鶻，破肅州。六月，契丹饑，來市。

契丹主隆緒伐高麗擒康肇

羅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冬十月，契丹使耶律寧來告伐高麗，先是高麗康肇弑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之。契丹主隆緒謂群臣曰：康肇弑君誦而立詢，因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蕭敵烈以年荒未可，隆緒不聽。十一月，契丹軍渡鴨綠江，肇戰敗，退保銅州。契丹進兵擒之，遂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

真宗崩契丹  
主舉哀

焚開京宮室府庫而還自是用兵連歲始罷

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契丹主隆緒集蕃漢大臣舉哀

遣耶律僧隱等來吊祭置帝御筵建資福道場百日

而罷命諸州軍不得作樂凡國中犯帝諱者悉改之

仁宗天聖二年十二月契丹大閱聲言獵幽州朝廷

患之帝以問二府眾請練兵以備不虞張知白曰契

丹脩好未遠今其舉者以上初政試觀朝廷耳豈可

自○生○釁○耶○若○終○以○為○疑○莫○如○因○今○河○決○發○兵○以○防○河

為名彼亦不虞也未幾契丹果罷去

契丹大閱張  
知白止仁宗  
練兵

七年八月契丹詳穩大延琳遠遼陽反初遼東自神

冊附契丹無摧酤鹽麴之征馮延休韓紹勳相繼為

戶部使始以燕法繩之民不堪命會燕薦飢戶部副

使王嘉獻計造船使其民漕粟以賑之水路險艱多

至覆沒鞭朴榜掠民怨思亂東京舍利軍詳穩大延

琳因之為變遂囚留守蕭孝先殺韓紹勳王嘉等以

快眾情僭號興遼契丹主聞亂徵諸道兵命南京留

守蕭孝穆討平之

九年六月契丹主隆緒卒子宗真立宗真官人蕭耨

契丹詳穩大  
延琳反蕭孝  
穆討平之

契丹主隆緒  
卒子宗真立



母蕭耨斤自立為太后遂弑齊天后

隆緒遭母喪不肯以日易月

斤所生齊天后蕭氏無子取而養之愛同已出至是立焉耨斤自立為皇太后聽政宗真改元景福號隆緒曰聖宗初隆緒遭母喪哀毀骨立群臣請改元隆緒曰改元吉禮也居喪行吉禮乃不孝子也群臣請以日易月以法古制曰吾契丹帝也寧違古制不為不孝之人至是疾革屬子宗真曰皇后事我四十年以其無子命汝為嗣我死汝子毋切勿殺之且曰宋朝信誓當守而勿失及卒左右希耨斤旨誣齊天后弟謀逆耨斤令鞠治連及齊天后宗真聞之曰皇后

侍先帝四十年撫育朕躬當為太后今不果反罪之可乎耨斤曰此人若在恐為後患宗真曰皇后無子而老雖在無能為也耨斤不從遷之上京後竟弑之

契丹禮重孔道輔

秋七月丙午朔契丹來告哀帝遣龍圖閣待制孔道輔及王隨等充賀冊及吊祭等使初道輔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道輔艱然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道輔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何謝為至是益加禮重

擣斤欲立以  
子宗真遷之  
慶州

景祐元年五月契丹太后蕭耨斤陰召諸弟議欲立  
少子重元重元以其謀白于契丹主宗真宗真遂收  
太后符璽遷之慶州七括宮始親決國事立重元爲  
皇太弟

慶曆二年三月己巳契丹來求關南之地時契丹主  
漸長國內無事戶口蕃息慨然有南侵之意會元昊  
反中國盱食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地乃集群  
臣議南院樞密使蕭惠曰兩國強弱聖慮所悉況宋  
人西征有年師老民疲陛下親帥六軍臨之其勝必

契丹求關南  
地呂夷簡薦  
富弼報聘

矣北院樞密使蕭孝穆曰我先朝與宋和好無罪伐  
之其曲在我況勝負未可逆料願熟察之契丹主從  
惠言乃遣南院宣徽使蕭特末翰林學士劉六符來  
致書取故地且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  
兵戍之故特末至呂夷簡奏富弼爲接伴使與中使  
迎勞之特末托疾不拜弼曰吾嘗使北病卧車中聞  
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子不拜何也特末等矍然起拜  
弼開懷與語特末感悅亦不復隱其情密以其主所  
欲得者告且曰可從從之不然以一事塞之弼具以

弼不肯以使  
受爵

夷簡請建都  
大名以伐契  
丹之謀

聞帝唯許增歲幣或以宗室女嫁其子且令夷簡擇  
報聘者夷簡不悅弼因薦之集賢校理歐陽修引顏  
真卿使李希烈事請留之不報弼得命即入對叩頭  
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弼樞密直  
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逆以官爵賂  
之夏四月富弼如契丹五月契丹聚兵幽薊聲  
言南下河北京東皆為邊備朝議請城洛陽呂夷簡  
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  
可恃耶我聞契丹畏壯侮怯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

王德用教士  
卒習戰

則未易服也宜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帝從  
之戊午建大名府為北京即真宗駐蹕之所六月  
以王德用判定州兼三路都部署德用時教士卒習  
戰頃之士勇皆可用契丹遣人來覘或請捕之德用  
曰吾軍整而和使覘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  
也明日大閱于郊下令具糗糧聽吾鼓視吾旗所向  
覘者歸告虜中謂漢兵將大至虜中始懼富弼至  
契丹見契丹主宗真言曰南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  
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

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舉兵而南  
 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  
 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  
 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  
 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  
 用兵者皆為身謀爾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  
 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  
 全師獨克然虜獲金幣充牣諸臣之家而壯士健馬  
 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

弼折契丹割地結婚之請

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  
 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  
 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弼  
 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  
 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  
 微卿言吾不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也弼  
 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地皆異代事  
 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劉六符曰吾主耻受  
 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嘗言為祖宗守

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為辭爾。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我。天地鬼神，其可欺乎？六符謂其介曰：南朝皇帝存心如此大善，當共奏使兩主意通。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為榮，南朝必以失地為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

弼往契丹啓  
視國書以折  
政府邪謀

悟今惟有結昏可議爾。弼曰：結昏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卿其遂以誓書來。弼還具以白帝。癸亥帝復使弼持和親增幣二議及誓書往契丹，且命受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樂壽，謂副使張茂實曰：吾為使而不見國書，脫書詞與口傳異，吾事敗矣。啓視果不同。馳還都，以晡時入見曰：政府故為此以陷臣，臣死不足惜，如國事何？帝以問晏殊，殊曰：呂夷簡決不為此，誠恐誤爾。

弼曰，晏殊姦邪黨夷簡，以欺陛下，遂易書而行。九月，富弼至契丹，不復議昏，專欲增幣。且曰：南朝既增我歲幣，其遺我之辭當曰獻。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於弟乎？契丹主曰：然則爲納字。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以厚幣遺我，是懼我矣。於一字何有？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之民，故屈已增幣，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而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有之矣。弼曰：自古唯唐高祖借兵突厥，當時贈遺或稱

弼爭歲幣獻納二字晏殊竟以納字許契丹

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聲色俱厲。契丹主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畱增幣誓書，而使其北院樞密副使耶律仁先及劉六符持誓書與弼偕來。且議獻納二字。弼至，入對曰：二字臣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帝用晏殊議，竟以納字許之。於是歲增銀絹各十萬疋兩，送至白溝。仍遣知制誥梁適持誓書與仁先如契丹報之。契丹亦遣使再致誓書來報，撤兵自是通好如故。李燾曰：時契丹寔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呂夷簡等乃

許與過厚，遂爲無窮之害。十一月，以富弼爲翰林學士，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一女卒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焚之，曰：「徒亂人意。」於是帝復申樞密直學士之命。弼辭，又除翰林學士，弼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意，特以方討元昊，未暇與角，故不敢以死爭，敢受賞乎？」

四年五月，契丹伐党項，夏人救之，契丹遂伐夏，遣使來告師期。冬十月，契丹主宗真親將騎兵十萬出金肅城，遣弟重元將騎兵七千出南路，樞密使蕭惠

將騎兵六萬出北路，三路濟河，長驅夏境，四百里不見敵，據德勝寺南壁以待。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契丹主遣樞密副使蕭革迓之，而進軍次于河曲。元昊親率党項三部以待，罪契丹命革詰其納叛背盟之故，賜之酒，許其自新。惠以爲大軍旣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主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候。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

契丹主爲夏元昊所敗

之度其馬飢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  
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元昊入樞密使蕭孝  
友砮執駙馬蕭胡覩以去已而遣使歸其先所俘獲  
契丹亦遣所留夏使還之契丹主遂引兵還 十一  
月契丹以雲州爲西京雲州卽雲中也契丹建爲西  
京大同府於是契丹境內凡五京六州軍城百五十  
六縣二百九部族五千二屬國六十東至于海西至  
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胸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  
皇祐元年三月己未契丹遣使來告伐夏 九月契

契丹蕭惠伐  
夏而敗

契丹獲夏主  
諒祚之母

丹北院樞密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  
艘綿亘數百里旣入敵境偵候不遠鎧甲載于車軍  
士不得乘馬諸將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  
何暇及我無故設備徒自敝耳契丹主旣還惠師尚  
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  
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傷者不可勝數 冬十月  
契丹復伐夏獲夏主諒祚之母于賀蘭以歸  
五年契丹及夏平

至和二年夏四月己亥契丹遣使賀乾元節持本國



宗真卒子洪  
基立

三世畫像來求御容。八月契丹主宗真卒，廟號興宗。子洪基立，以大弟重元爲大叔叔，遣使來告哀。宗真性佻悅，嘗因夜宴，自入樂隊，又數變服入酒肆寺觀，九重浮屠法，僧有正拜三公三師兼政事令者，其臣馬保忠嘗勸以臣下無勲勞，宜序進之。宗真怫然怒曰：「若爾則是君不得專，豈社稷之福邪？」自是欲有遷除，必先厚賜近臣，以絕其言。遣知制誥劉敞使契丹，吊祭。敞入境，契丹導之行，自古北至柳河回，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敞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徑且

劉敞出使契  
丹服其博雅

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爲故道？此譯相顧駭愧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敞。敞曰：「此所謂駁也，爲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契丹益歎服。

嘉祐二年九月，契丹來聘，遣翰林學士胡宿報之。初，契丹主宗真來求御容，會卒乃已。至是，洪基復遣使來求，欲成先志。帝遣張昇報聘，諭使更致新主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弟也，弟先面兄，於禮爲順。」

胡宿奉御容  
如契丹

況今南朝乃伯父之尊，當先致恭，於是復使其臣蕭  
扈以洪基像來，宿乃奉御容如契丹，契丹主具儀仗  
迎謁，及瞻視驚蕭再拜，謂左右曰：我若生中國，不過  
與之執鞭持蓋一都虞候耳。

八年六月契丹大权重元反，兵敗自殺。

英宗治平二年六月詔遣官與契丹定疆界。

三年春正月癸酉契丹復改國號曰遼。

神宗熙寧七年三月遼主以河東路沿邊增修戍壘，  
起舖舍，侵入蔚應朔三州界內，使林牙蕭禧來言乞

宗憂遼事  
琦議宜遣  
使

行毀撤，別立界。至禧歸，帝面諭以三州地界，俟遣官  
與北朝官即境上議之，遂遣太常少卿劉忱等如遼。  
遣遣樞密副使蕭素會忱于代州境上，詔下樞密院  
議，且手詔判相州韓琦司空富弼判河南府文彥博  
判永興軍曾元亮條代北事宜以聞。琦奏言：臣觀近  
年朝廷舉事，似不以大敵為郵，彼見形生疑，必謂我  
有圖復燕南之意，故引先發制人之說，造為釁端，所  
以致疑其事。有七：高麗臣屬北方，久絕朝貢，乃因商  
舶誘之使來，契丹知之，必謂將以圖我，一也。強取吐

蕃之地以建熙河契丹聞之必謂行將及我二也徧植榆柳於西山冀其成長以制蕃騎三也剗團保甲四也河北諸州築城鑿池五也置都作院頒弓刀新式大作戰車六也置河北三十七將七也契丹素爲敵國因事起疑不得不然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因循苟且治國之本當先聚財積穀募兵于農則可以鞭笞四夷復唐故疆故散青苗錢爲免役法置市易務次第取錢新制日下更改無嘗而監司督責以刻爲明今農怨於畎畝商歎于道路長吏不安其職陛下不盡知也夫欲攘斥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搖衆心離怨此則爲陛下始謀者大誤也臣今爲陛下計宜遣報使具言向來興作乃脩備之嘗豈有他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隳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疎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據累朝之宿憤矣弼彥博公亮亦皆有言大抵度上以虜爲憂故深指時事云

八年三月遼人復來議疆事劉忱等與蕭素會于大黃平三議不能決虜初指蔚朔應三州分水嶺土壟為界及忱與之行視無土壟乃但云以分水嶺為界凡山皆有分水虜意至時可以罔取也相持久之至是遼主復遣蕭禧來致圖書以忱等遷延為言乃命韓縝代忱等與遼使議縝與禧爭辯或至夜分禧執分水嶺之說不變留館不肯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不得已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為分界今所爭乃黃崑

遼蕭禧爭黃崑山沈括屢屈之

山相遠三十餘里表論之帝喜愕謂括曰兩府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禧禧議始屈乃賜括白金千兩使行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議不能屈謾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遂舍黃崑而以天池請括乃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淳龐人情向背為使契丹圖上之帝問張方平以祖宗禦戎之策孰長方平曰太祖不勤遠畧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

張方平言祖  
宗御戎之策

西折御卿皆因其酋豪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  
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  
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  
間諜詳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力禦之戰無  
不克故以十五萬人獲百萬之用終太祖之世邊鄙  
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人欲遠取燕薊自是歲  
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延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  
十餘萬又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二邊  
皆擾而朝廷始旰食矣真宗之初趙德用納款及澶

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識兵革可謂盛德大  
業祖宗之事大畧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邊臣建開  
拓之議皆行險徼幸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  
事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時  
契丹遣泛使蕭禧上問虜意安在方平曰虜自與中  
國通好安於豢養吏士驕惰實不用兵昔蕭英劉六  
符來仁宗命二府置酒殿廬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  
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黠知故事令大臣與議  
無屈帝尊與虜交上曰朕以慶曆講和之後中國不

王安石勸帝  
割新疆失地  
七百里

遼耶律乙辛  
誣殺蕭后并  
及太子濬

為善後之備，欲修輯為應兵耳。方平曰：應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于未成，善之善者也。秋七月戊子，詔韓縝如河東，割地以畀遼。遼使爭議疆事不決，帝問于王安石。安石勸帝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分水嶺為界，蕭禧乃去。至是，遣天章閣待制韓縝如河東，割新疆與之。凡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十二月，遼主洪基殺其后蕭氏。時北院樞密使耶律乙辛專政，勢傾一國，而忌后明敏，誣后與伶官趙惟一私通，遂族誅惟一，而賜后自盡。

十年十一月，遼主洪基殺其太子濬。濬，蕭后之子也。乙辛既譖殺蕭后，謀搆濬以罪，陰令護衛耶律查剌誣告都宮使耶律撒剌及忽古等謀廢洪基而立濬。遼主信之，誅撒剌等，廢濬為庶人，徙于上京。乙辛夜遣力士殺濬，以卒聞。

元豐三年春正月，遼出耶律乙辛于興中府。乙辛又欲害太子濬之子延禧，因言宋衛王和魯幹之子淳可為儲嗣，群臣畏乙辛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兀納夷離畢蕭陶隗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

遼主黜乙辛  
而封延禧

猶豫不決，會獵于黑山，見扈從官屬多隨乙辛，後始惡其專，遂改乙辛知南院大王事。乙辛入謝遼主，卽日出之興中府，其黨多黜，遂封延禧爲梁王，設旗鼓，拽刺六人以護衛之。時延禧生六年矣。

洪基卒，孫延立。

建中靖國元年，遼主洪基卒，孫延禧立，是爲天祚帝。事見後。

張溥曰：澶淵親征寇，準決策王欽若謂以天子爲孤注，夫咸平景德之際，契丹數寇，外張虛聲，輕中國南面之君，不能出國門一步，恣其恫喝。

準力請渡河，軍心始壯，強將勁旅，左右夾輔，全而後動，豈僥倖人主哉！蕭撻覽射死魏能，楊延朗戰勝虜，勢漸衰，黃蓋嵩呼請和，使至卷旆還國，軒革晏如，視彼閉門天雄者，何啻棘門灞上乎！晉孝武時，符堅入寇，謝安端坐淝水，大捷，準才有爲，過安親征之謀，謬云一擲彼，譖人者誠罔極矣。宗真繼位，弱于隆緒，其毋耨斤，才智又不如蕭太后，乃妄請關南地，可咄嗟勿聽，而仁宗厭兵，黽勉受之，富弼忠直，口折群夷，力爭獻。

納又為晏殊所阻增幣成盟夫澶淵之行乞和  
 自虜欽若猶以城下相譏今胡為乎不法唐宗  
 之擒頡利而為呂后之容冒頓太平師濟徒虛  
 語爾神宗御極洪基稍微漢過不先卧鼓自若  
 王安石忽唱取興許割分水棄地七百里遂開  
 兵端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殆哉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一終



